

研究圖書館

之

開架式與閉架式 (下)

M.V. Rovelstad 著

高 樸 熹 譯

四 美國圖書館之開架式

在大多數歐洲著名大學圖書館對學生相繼採取閉架式措施，不准直接進入書庫利用圖書之際，而美國的公共圖書館運動則正值一片欣欣向榮，並且此一公共圖書館理論還影響到北歐各國的圖書館。美國所特有的民主作風，對於發展其公共圖書館的基本觀念，居於決定性的地位，這種觀念與中歐地區各國者截然不同。此一運動所揭櫫之對大眾「開放書庫」措施，實為對傳統作法的根本且難枯拉朽的驚人改革。它顯現出圖書館的作業技術，已注意到讀者的需要，並且說明已回到過去讀者與書本的關係。雖然當時社會暨政治上的種種發展已促使該項運動普遍支持，但是尚有幾項因素具有頗大的影響。有些大學圖書館准許學生自由進入書庫使用館藏，可為公共圖書館服務的良好範例。只是大學圖書館之規模與學生之數量都相當有限，讀者在書庫內直接利用圖書，乃屬至為自然之事。早在一八四八年，勃朗(Brown)大學即已開始採用此一作業方式；康乃爾(Cornell)大學也是早期實施者之一；在麻薩諸塞州的荷由克學院(Mt. Holyoke Seminary)，師生都可在舒適且排滿書架的研究小室中進行研究工作。國民基於人人機會均等的民主觀念，要求公共圖書館實施此項政策。除了早已享有自由利用公共圖書館藏書權利的教師和教士們之外，此時將這種權利延伸到其他民眾，已成合理的措施。

然而未必所有的圖書館人員對此都持有贊同的信念。要將圖書館的服務範圍擴展到「身份不詳」的社會羣衆(unknown public)的主張，在此當會聚訟紛紜，造成軒然大波。今後幾十年必然會使「圖書館學報」(Library Journal)雜誌上的社論和論文，「美國圖書館協會」(ALA)每屆年會席上的報告和辯論，為此而爭論不休。對於圖書館書庫採行開架式的不良後果，將有許多悲觀的預言出現；它們擔心圖書失竊、誤放，及毀損等情事會在書庫中日益猖獗。可是有一項無庸置疑的事

實，就是圖書館開架式對於具有自學之心的民眾，貢獻良多。圖書館工作者也深知，開架式也並非是人人可用的萬靈丹。因為面對館內豐富的蒐藏，一般讀者可能會感到一片茫然，不知從何處下手利用；至於用功的學生，則因了解個人的研究所需，能迅即尋得合用的圖書。一八七七年，在倫敦召開圖書館工作人員會議，與會人士大都反對採用開架式，即使圖書館先進社威(Melvil Dewey)先生，對此也持同樣之看法。後來一八九一年和一八九四年，分別在舊金山和Lake Placid所舉行的ALA年會中，曾再度以此議題提出辯論。不過一八九九年，在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城(Atlanta)，及一九〇〇年在加拿大蒙特利爾(Montreal)舉行ALA會議時，則以壓倒性的多數表示贊成開架式。這一結果可能意味着潮流已經轉變。

英、美兩國公共圖書館採取同樣的作業方式，許多外國訪客參觀以後，都對他們採用開架式留下深刻印象，且讚口不絕地為文推介。不過，除了北歐各國以外，開架式給歐洲地區圖書館界所帶來的衝擊並不大。開架式除了法、德兩國之外，暫且不談南歐的其他各國。誠如英國作家鮑特(Derrick J. Bott)稱為德國圖書館的作業方式——他認為是歐洲各國共同的模式——屬於高度發展的閉架式體系，他們以為閉架式之主旨寓有教育之意義，並認為圖書館的人員能與讀者緊密的接觸，才是真正達成圖書館服務的最佳途徑。閉架式書庫是歐洲國家各級圖書館所共有的特性。正如前面所述，大學圖書館採用閉架式乃是基於行政上的考慮。

五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衝擊

第二次世界大戰曾予歐洲大陸圖書館界造成極度的衝擊。對圖書館的基本觀念與服務方面開創一新紀元，引發許多重大的改革。在該次戰役中，許多圖書館的館舍和目錄慘遭戰火的損害，有價值的圖書和珍藏，或告失散，或告毀損。這時需要許多對圖書館的重建與重組的工作，百廢待舉。德國圖

書館的重建情形就是足以令人神往的典型案例；由於戰時的破壞，以及戰後各個佔領國的政治意識形態的新影響，使得圖書館在各項重建努力上能有發展的新趨向。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德國各學術圖書館隨即竭盡一切力量，重整館內殘存圖書，為求加速進行整頓工作，戰前所曾採行之圖書管理方法，由於早已證明具有效果卓著和經濟實用之優點，遂再度予以沿用。大多數圖書館的藏書皆按書型大小排架，再依登錄號分類。至於圖書館作業的基本觀念考慮則無暇顧及，只有留待日後的探討。

然而德國各公共圖書館却有不同情形。過去公共圖書館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實不足為道，距科大戰的炮火竟為此類圖書館開創出前所未有的新紀元。由於佔領國當局推行全面之民主運動，倡議實施新式的「廣涵性學校體制」(comprehensive system)，全國國民普遍享有均等受教機會。各種資料計畫(information programs)因而創立，與國外的文化交流因而建立，並獲得實質的成就。影響所及，對圖書館作業所持的不同態度因而形成，對於閱讀和資料產生新的要求。接着對於發展公共圖書館有了強烈的衝擊。最令人熟悉的例子，乃是設在德國許多主要城市的美國圖書館(Amerika Häuser)所採用的開架方式。最著名的柏林的美國紀念圖書館(Amerika Gedenkbibliothek)係運用美國聯邦基金所成立，是最顯明且最具宣傳力的德國圖書館。該館完全採用美國圖書館的作業模式，頓時成為其他新設公共圖書館的模範對象。

圖書館開架式政策原本就是公共圖書館理所當然的作業方式，其內容大都為近版新書，以及最低限度的藏量，對瀏覽者而言，此種情形是最具意義的。開架式的效果卓著，業經美國圖書館和新設的公共圖書館等以事實證明，德國的各學術圖書館對於開架式並非全然無動於衷，但是由於學術圖書館有大量的大批專門圖書，完全未作分類，長年皮藏於書庫之中，實在不適於驟然改變作業方式，加以學術圖書館仍有一成不變的傳統觀念，即圖書館是以充實大量館藏為第一，服務讀者則屬其次。

到美國去觀光的德國觀光客，發現美國研究圖書館由於徹底採用開架式而逐漸形成為學術研究中心之所在。各館的開架式與研究小間(cubicle)已使得讀者與圖書資料集中於一處，不再像過去那樣門禁森嚴，使讀者不能接近圖書。由此等事實看來，顯然證明美國圖書館的種種措施皆是以讀者為先的，各項服務也是根據讀者需要而決定的。一九五六年柏林舉行學術圖書館工作人員會議，會中曾宣讀數篇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學術圖書館現況調查報告及功能探討之論文。一般大學圖書館既因為實行開架式政策和限制的規則，而自絕於廣大之讀者，陷於孤立之境，那麼學院圖書館自然就趁機而起，迅速發展，日漸壯大，此乃明顯事實

。學院圖書館由於採用開架式，加以圖書資料得以舒適利用，到一九六六年，此類圖書館之發展即已達巔峰之境，根據Pflug氏之報導，有二所北部的德國大學將其圖書採購預算的百分之八十已撥交給學院圖書館使用，而不交與其大學圖書館。有一問題現在尚在爭議不已，就是如果大學圖書館有意重新擔負起學術研究中心的責任，館方就應考慮新的學術研究需求，以及讀者的迫切需要為先決條件。

以歷史觀點言之，圖書館與讀者間的關係開架式的作業方法現已成為關鍵所在，它能使圖書館重新扮演其服務的主要角色。鑒於德國各項傳統以及實際情況與美國都不盡相同，當時已體認到，外國的各項措施如未經審慎考慮其適當性與適應性，是絕不可貿然採行的。

於是爭訟已久的閉架式和開架式問題，又再度成為熱烈討論的焦點。大家一致同意：圖書管理上的因素已不再是決定圖書館作業的主宰，而必須另外探求新式作業方法。為了能使讀者的問題成為討論的焦點，他們的重要性務必給予認定。德國學術圖書館提供服務的對象有二種不同的團體：亦即學術研究者和在校的學生們。學者們利用高度專門的圖書館文獻，其主要尋檢方式仍然依靠傳統式的各種目錄、書目，和索引等資料；學生們，尤其是新生，可說是清一色的，只是依賴一般性圖書文獻，以滿足其課業學習上的需求。為迎合學者與學生的不同需求，必須尋求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

六 兩全其美的良策

英美國家實行的開架式似乎並非解決德國研究圖書館各項問題的良策。到某一時期即可證明開架式圖書館的館藏是有其最高容量的限制，一旦超出此項限制，開架式反會形成缺點與浪費，甚至對學生和教職員造成損害。允許讀者在館內自由利用圖書的觀念，原本用意在於幫助讀者，此項觀念已漸漸由小型圖書館而擴展到大型圖書館，不過也帶來諸多困難，針對癥結所在，亦已在尋求解決對策。

一項兩全其美的良策業經德國學術圖書館實際作業發展開來。為能適當滿足學者和學生等兩類讀者的需要，乃將專門性研究資料採取開架式方式；各分科閱覽室則專供大一學生作為研究之用，並供一般讀者開放閱覽。閉架式書庫區域基於圖書館原有館舍建築設計上的限制，且圖書館資料採用進館順序的排架方式，如要分類，則將耗費龐大；而且大多數人相信，專門性的圖書資料，如採開架方式，供學術研究者瀏覽並無多大助益。閱覽室原是放置不供流通的參考用書，如今範圍擴充到以包括收藏稍低水準的譯本。此項措施已成為許多討論的主題：到底館藏的蒐集範圍要開放到何種程度？其館藏應該包括那些內涵？而這些館藏又該如何整理排架？應該如何指導讀者利用這些館藏？

圖書館本身所擁有的特色和規模，應該是以分科閱覽室的數量和大小的決定依據。開放蒐集的目的

的，在於使學生能夠及時且直接地接觸其修習主科範圍內經過精心選擇的基本文獻。此類圖書館的藏量可能需要可觀的數量，大約在十萬冊以上。所蒐集的某一文獻資料必須經常能代表其單元的完整性，絕不能只是此一單元中某些不連貫的小單元而已。（此處意義：譬如蒐集莎翁全集，應該包括喜劇、悲劇、十四行詩等全部作品內容，絕不能只是其中幾本喜劇或悲劇，使研究者認為莎翁資料不全之感——譯者註。）務必使讀者能夠就其修習的主科範圍，看到全部以及有關資料組織。這就是否需要一間大型閱覽室，抑或需要一些小型閱覽室的真正因素。舉例而言，在康斯坦士（Constance）的大學圖書館中，就是沒有一般性圖書館藏的閱覽室，只有些專門性的分科閱覽室。

Kluth 氏建議云：簡藏的開放蒐集應當包括具有代表性的且日常使用的文獻資料，對某一指定學科已建立權威的著作，以及新近出版的重要相關資料，但對歷史著述之類作品則不包括在內。對於所藏文獻資料必須每日審查其新穎性與相關性的程度；參考諮詢台接受讀者的問題，普獲讀者閱覽的圖書應在參考工作中予以發現，使該項館藏維護經常可供利用的狀況，乃是館員無可旁貸的重要任務，可說是提供其工作之外的另一項服務。為使性質相近的資料能集中放置，閱覽室的圖書資料就不應該按照資料形式大小分為幾處放置。因為以開架式整理館藏是有意方便一般讀者而設計的，教導讀者則為圖書館工作人員的重要工作。正如為開架式所作的各種維護，其有助於學校教學的事實則從來未被忽視。

不僅德國圖書館工作人員對於開架式的概念致前述的理由，即使在傳統上衛護開架式最為有力的美國和英國，也都紛紛檢討其已往對開架式所持之種種看法。在許多情形之下顯示，開架式已成為一種時代上的錯誤，對現代學術研究者已不能滿足其研究需要。許多評論家對此也深有體悟，例如，大學圖書館對於每一指定學科都蒐藏有大批圖書資料，但是讀者面對如此浩瀚的圖書却無從下手。尤有甚者，George Piternick 在其近著中曾作如下結論：「圖書館的藏量在繼續增長，如果要求館方對每類圖書提供相同程度之利用便利，就當今實情而論，對讀者已經不切實了。」

有許多發展跡象顯示：希望圖書館能再度將完整可用的圖書資料提供給每位讀者。在這濶的大學校園中，逐漸將開架式總館裏的罕用資料移轉，各學系和各分館，或是在數量日漸增長的大學部圖書館，從中得以證實。Leyh 氏早在六十年前的辯論即已指明，欲將所有館藏完全安排在某一標題之下，此事殊不可能。如今他這番洞燭先機的預言，已經現代的學科中已大量的重複其內容，而再度為人所強調。當前盛行的各種圖書分類系統，將主題分得至為廣泛。各科學界在學術研究上居於核心地位，而查檢各學報的各期內容唯有憑藉各種目錄資料

，而並非依恃瀏覽書架便能有所得的。而更有甚於此者，即是許多近來出版的各種不同的資料格式，不易依依照普通排架順序，夾插於其間，因而使檢索資料的問題叢生。此種情況並不限於視聽資料，如盤式錄音帶和卡式錄音帶，並且對於日益增加的縮影卡片式的出版品亦復如此。

另一項新發展，使得研究人員無法瀏覽書架，尋找資料的事實，即是規模大的圖書館已不能提供屬於普遍性的知識資料。其主要原因乃在這類圖書館由於事實需要而趨向更為專門化，而這些普遍性知識資料只好透過協同採購計畫，參考網與館際互借的方式，合作重新達成服務的效果。

各種科學的資料，數量日益龐大，已經無法再透過傳統分類法來查檢利用，其造成因素，在於館外成立資料庫，並以機器可讀之形式來檢索資料。利用此類資料庫的方法，是利用設於圖書館內的終端機。依據研究圖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所作的最新調查顯示，以電腦儲存書目檢索方式已經成為大學圖書館中效果宏大的研究工具。此種檢索資料的過程：凡是與研究有關的重要資料，皆可依其評述與各種配合的方法檢索出來，比起以傳統式瀏覽書架之方式更為有效。

總之，以前瀏覽書架能給讀者帶來某些意外收穫由此而引起的爭論，如今已不再令人信服。瀏覽書架上的資料，要耗費研究人員的許多時光，而所接觸的有關圖書資源則僅是館藏資料的一隅而已。如果以現代的效率觀點言之，圖書館為整個館藏圖書分類並保持典藏有條不紊必須付出昂貴成本，而實際上只能嘉惠少數讀者，兩相比較，實在得不偿失。

七 結 論

關於此一問題，德國研究圖書館經過不斷研究獲致解決辦法，相當有趣，而且可能適用於其他規模較大的研究圖書館：即對研究需要的文獻實行閉架式，也就是使用集結的排架方式，以及開架近世資料的閱覽室，以應一般讀者的需求。傳統式書目錄和索引等來利用館內所有專門資料的查檢方式，則可藉電腦技術加以補充，同時也藉此可運用館外大量可供機器閱讀的資料。讓圖書館人員能有餘力，專心給研究人員系統說明查檢資料的必要手續，發掘可供研究的參考資料。其結果，館員與研究人員之間，就更有互為接觸的機會，比起讓研究人員如同逛超級市場一樣，流連於書架之間來得更具彈性。

專門性的館藏既館可透過目錄、書目、索引，和終端機等方式予以查檢；一般書籍採開架式，其排列方式即可按照傳統式圖書分類法，或其他更有效的方法，以因應讀者的需要。正如新近研究所顯示者，對於這種方式的看法各地相當不一致。

就以上考慮顯示，欲將研究圖書館全部館藏完全採用開架式之方式，其所持經濟有效和便利讀者等理由，已不復是令人無懈可擊的。在預算緊縮的環境狀況下，應能隨時注意過去，調查各地所使用的作業方式，以及重新檢討當前所採用的方式；苟能如此，則必能獲益匪淺。採開架與閉架的綜合方式來安排館藏，必能使圖書館服務的基本觀念與近代管理原則規定所需要，得以兼顧並重。（全文完）